

游踪

到有风的地方听雨



□ 常世伟 文 / 图

听闻海坪很美，总觉得那里该是被阳光吻过的童话世界，向往的种子就在我心中悄然种下。漫长的养伤时光，日子过得十分缓慢。直到有一天，神行九州俱乐部发布海坪徒步计划，那个在《去有风的地方》中反复出现的场景，让我心中那颗充满生命力的种子迅速生根发芽。这座海拔2550米的“云南阿勒泰”，就深藏在云龙县苗栗傣族乡的褶皱里，既是影视镜头下的治愈秘境，更是傣族世代守护的文化沃土。尽管腿伤尚未痊愈，犹豫再三后，我还是决定奔赴这场期待已久的山海之约。

离开漾濞，天空渐渐阴沉下来，没过多久，便下起了雨。抵达预定徒步的地点时，雨丝毫没有停歇的迹象，却并未浇灭大部分同伴的热情与决心。他们裹紧冲锋衣，撑开五彩斑斓的雨伞，背着行囊毅然扎进雨雾之中，身影很快便化作水墨画卷里的淡影。同车的几

位队友，有的因忘带雨具，有的因感雨势过大，和我一样选择乘车直达海坪。

抵达海坪时，雨下得愈发酣畅淋漓。湿润的风裹挟着泥土与青草的芬芳扑面而来，每一次呼吸都沁入心脾，就连五脏六腑都被这场雨洗得通透澄澈。没有蓝天白云的映衬，海坪反而多了几分神秘与静谧，氤氲出别样的诗意，藏着不为人知的小故事。

短暂地帮同行队友拍了张照片后，我便撑起伞，独自一人在雨中缓缓漫步。没了同伴们徒步时的欢声笑语，反倒拥有了更纯粹的观景和拍照时光。沿着石板路踱步，我来到一间木屋旁。屋内亮着暖黄色的灯光，这里已被改造成咖啡屋。此情此景，让我不由得想起剧中阿遥在马厂忙碌的身影。眼前空荡荡的草地，也因这份想象变得鲜活起来。

雨丝如麻，划破了海坪上空的寂静。阿遥的马场褪去荧屏滤镜，露出岁月侵蚀的痕迹——褪色的木栅栏垂着

青苔，每一道裂痕都在诉说着潮湿的往事。我仿佛看见谢之遥策马而过，扬起的鬃毛劈开晨雾；听见许红豆的笑声穿透雨幕，惊起一滩白鹭。而此刻，只有雨水顺着朽木的纹路渗入大地，如同往事沉入记忆的深潭。突然觉得，这里除了放松，更适合放养爱情。

潮湿的风掠过空荡荡的马厩，这被雨浸透的马场，宛如一幅凝固的胶片，每一帧都藏着炽热的理想，却在岁月的冲刷下，沉淀成厚重的叹息。山脚的露营帐篷静静地立在草甸边缘，像忠诚的卫士守护着这片净土。忽然，一个小孩从一顶帐篷中钻了出来，我迅速举起相机，她却一下溜了回去，不过还是被我抓拍到了小小的背影。这充满故事感的画面，让我忍不住猜想：里面藏着的是一家人，还是朋友相聚？又藏着怎样的故事？

走完玻璃栈道，突然，雨势骤然变大，我便绕到后面小山上的亭子里稍作休息。亭子中的长椅早已是湿漉漉的，我只能倚着朱漆剥落的廊柱开始午餐。听雨声，看雨景，不远处的木屋、帐篷、牛羊，还有坚守在风雨中的牧羊人，构成了一幅奇妙的共生画面。没有晴日里的热闹喧嚣，却有着更原始、更坚韧的生命力在跃动。在这远离喧嚣的地方，在风雨的陪伴下，平日里被琐事填满的心渐渐安宁下来，所有的烦恼和疲惫都随着雨水一同消散，心中只剩下对这片美景的赞叹与陶醉。

继续前行吧，至少要环湖一周。雨水轻吻湖面，漾出密密麻麻的小涟漪，形成大面积的鱼鳞状波纹。湖畔的野花沾着水珠，在风中轻轻颤动，宛如垂泪的眼眸。远处的青山隐入乳白的雾气里，轮廓变得柔和而朦胧，傣族的垛木房在雨雾中若隐若现，袅袅炊烟从屋顶升起，在雨幕中渐渐消散……脚下早已湿透，鞋袜也浸满了水，也许是走路活动着，倒也不觉得冷。看着雨滴顺

着伞骨滑落，我忽然明白，有些风景，只有带着几分潮湿的诗意，才能品出其中的清冽与绵长。

徒步十几公里的队友们陆续抵达。大部分人迫不及待地钻进农家乐，围着火炉烤着湿透的鞋袜。我和伙伴们打了招呼，稍作停留后又走了出来。两个和我一样“不安分”的伙伴，踩着湿润的石板小径，再次走向马场，一边走一边拍照。

前方，忽然升起袅袅烟霞，走近一看，原来是牧羊人烧火取暖。草地上也突然多了几顶零星的帐篷，防水布被风吹得猎猎作响。几个年轻人正顶着风雨搭建帐篷，雨水顺着他们的雨衣帽檐不断滴落。几个小孩却在雨中嬉笑奔跑，出于职业习惯，我忍不住喊住他们，提醒不能淋雨。忙碌的大人们这才发觉自家的孩子早已在雨中玩得亦乐乎。看样子是几家人相约来露营，尽管天气恶劣，他们的笑声却穿透雨幕：“这种天气露营才够野！”言语间满是对未知体验的雀跃。说实话，我内心满是羡慕。

这场不合时宜的雨，虽冲散了期待中的“网红打卡”，却让我得以窥见海坪更本真的模样——那是被海拔与风雨雕刻的冷峻地貌，是傣族人在潮湿山岚中坚守的文化根系，更是一片拒绝被过度“开发”的野性天地。而那些雨中露营的旅人、放牧的雨中人，正是用各自的方式，把平凡的光阴，酿成最动人的风景，不断续写着天灯海坪的鲜活故事。

海坪之行，让我明白旅行的意义从不在天气是否晴好，风景是否完美。它可以是身体受限却依然执着的奔赴，也可以是独自漫步时与自然的深度对话，也可以是众人奔向温暖时，有人愿意留在风雨里，收集那些匆匆脚步错过的诗意。在有风的地方听雨，何尝不是一场治愈心灵的旅程？

□ 母锡鹏

在滇藏茶马古道兴起、发展的时光中，剑川沙溪寺登街从唐代到民国时期的1200余年间，一直是古道上的重要驿站和物资贸易集散地。

寺登街建于元末明初，经历了多个朝代的更迭，仍然保存着马帮时代的气质。世界濒危建筑遗产名录组织高度评价寺登街：“中国沙溪(寺登街)区域是茶马古道上唯一幸存的集市，有完整无缺的戏院、戏楼、寺庙、大门，使这个连接西藏和南亚的集市相当完备。”

从古至今，沙溪人崇尚耕读，文化传承较好。明朝时期，李元阳和杨升庵同游兴教寺时，面对盛开的海棠花，杨升庵即兴写下了著名的诗联：“两树奔蹄占上春，多情谁是惜芳人。京华一朵千金价，肯信空山委路尘。”

兴教寺为寺登街的标志性建筑。该寺建于明代初期，到明永乐十三年(公元1415年)再度扩大规模，为白族阿吒力佛教寺院。该寺从东到西依次为寺门、观音楼(已毁)、二殿(天王殿)、大殿(万佛殿)。各院两边均为厢房，构成了一进三院的庞大建筑群。大殿为重檐歇山顶，酷似展翅欲飞的五凤楼。廊脊顶，横梁竖柱之间为斗拱结构，下檐为四面回廊式，殿堂中间无一根木柱，结构复杂精巧，气魄庄严古雅。寺内残存的《太子游园图》《南无降魔拜迎会全图》等20余幅壁画，其内容与风格在全国壁画中堪称宗教艺术的珍品。

古戏台是寺登街的文化活动场所，建于清光绪六年(公元1880年)，魁梧高耸，结构别具一格。古戏台有三层，上层为魁星阁，中层为戏台，底层是铺子。中层两边出角檐厦，仰首瞻望，整座戏台14个飞角翘然于寺登街上，有两株三五人合抱的古槐树对称分立在兴教寺与古戏台之间，如巨伞般撑开，遮去街面大半天宇。四方形的街场上石板古巷向幽深处延伸，四周鳞次栉比地排列着明清时期所特有的“前铺后院”集市民居。可以想象，在久远的年代，马嘶人喧的黄昏，人疲马乏的马帮队伍给小镇带来的不仅仅是喧闹、货物、信息，更带来了中原的文明、社会的新风气……

沙溪被誉为“白族历史文化的博物馆”，有“两山两谷，一江一瀑，三塔二簪，三潭齐幽”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有一个国家级、一个省级、两个州级文物保护单位，景区景点多达40余处，是旅游胜地的绝佳之地。

在沙溪古镇北龙村，新建了一个由旧粮仓改造而成的先锋书店，与先锋诗歌咖啡馆、白族民居相邻，融合书香味与乡村味，让你在阅读中感受美妙时光。走进书店，你会被那土墙灰瓦、高耸斜顶的建筑风格所吸引，阳光透过玻璃天窗洒在书架上，营造出一种宁静而温暖的氛围。店内藏书丰富，以“滇”“茶古道”“大理”等13个主题精心陈列，仿佛是一部部等待你去开启的云南故事。

在交通发达的现代社会，茶马古道虽然已经失去了昔日的繁华，但它所承载的历史价值和人文价值却是永恒的。通过对茶马古道的研究和挖掘，可以更好地了解西南地区的历史和文脉，促进不同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

民俗巡礼

“蝴蝶泉”的前世今生

□ 大魏

“蝴蝶泉头蝴蝶树，蝴蝶飞来万千数。”是1961年郭沫若老先生游览大理蝴蝶泉后题写的诗句。

大理喜洲镇周城村再往北不远，便是举世闻名的蝴蝶泉景区。我最早是在1962年三岁时随同父亲从喜洲走着的。现在依稀记得小时候是走出喜洲镇子后沿着一条田间小路行走，感觉路途很漫长，对蝴蝶泉的浅表印象，就是一片浓荫覆盖的树林，围着一潭清澈得能够数得清楚水里的鹅卵石的水。

应该说蝴蝶泉的名声由来已久，而那时蜚声中外的电影《五朵金花》刚刚播映不久，作为主要取景场所之一，影片的美好声誉和极佳影响，更使得蝴蝶泉知名度大增。郭沫若老先生是1961年秋天才来游览蝴蝶泉的，所以那时公园内还没有现在他题写的牌坊和手书的诗句。因此我当年对蝴蝶泉的浅淡记忆，应该还是相对原生态的。后来多次游览蝴蝶泉，一次次感受其规模不断扩大、景区日益发展的次第变化。《徐霞客游记》中写道：“有蝴蝶泉之异，余闻之已久……泉上大树，当四月初即发花如蝶，须翅翩然，与生蝶无异。又有真蝶千万，连须钩足，自树颠颀悬而下于水面，缤纷络绎，五色焕然。游人俱以此月，群而观之，过五月乃已。”

徐霞客作为杰出的旅行家、文学家、地理学家，被誉为“千古奇人”“中华游圣”，国家将《徐霞客游记》开篇日作为中国旅游日，可谓实至名归。他一生虽然仅活了55岁，但“驰骛数万里，踟蹰三十年”，游遍遍及19个省区，用足迹丈量国土江山，用生命为山川立言作传，用心血为大地铸魂铸魄，留下了60万字、被后人称为“世间真文字、大文字、奇文字”的《徐霞客游记》，论游之专、行程之长、篇幅之巨和内容之丰富多彩，没有其他同类游记可与之比。其魅力超越时空，影响深远。徐霞客当年的旅游精神和壮举，确实不令今天出门动辄乘坐飞机、高铁、汽车、轮船的旅游者有太多钦佩和感叹之处。30多年前蝴蝶泉景区为纪念这位为大理地区的风光景色和地理地貌作出巨大贡献的大地理学家和大旅行家，塑造了一尊形神兼备的雕像。

其实，蝴蝶泉在大理一带的名声由来已久。相传，蝴蝶泉原名无底潭，潭边有两个白族村庄，一个叫赵庄，一个叫豆腐营(也传说叫羊角村)。一天，赵庄的青年猎人阿龙，在云弄峰上射中一只金色的小马鹿，追到无底潭边，正好遇上豆腐营的阿花父女上山砍柴，阿花见小马鹿可怜，请求猎人不要伤害它，阿龙答应了，就轻轻拨去小马鹿身上的箭，敷上创伤药，将小马鹿送给阿花。从此，阿龙、阿花相爱，每逢月明之夜，常相约来泉边对歌玩耍。阿花的美貌，被当时称霸一方凶残的霸王知晓，派兵到豆腐营将阿花抢进宫去，阿龙闻讯，赶到王宫救出阿花。霸王带兵追赶，当他们逃到无底潭

边时，已无路可走，只好双双投水自尽，与他们形影不离的小马鹿也跳入泉中，以身殉殉。他们跃入潭中之时，雷电交加，风雨大作，吓得霸王兵丁狼狈逃窜。过了一会雨过天晴，彩霞辉映，百花盛开，潭中飞出一对凤凰和一只金黄色的小蝴蝶，四面八方的蝴蝶也纷纷飞来欢聚，在泉边翩翩起舞，四乡八村的人们也闻讯来观看这奇观胜景。从此，人们把无底潭称作“蝴蝶泉”。因为那天恰好是农历四月十五日，所以人们就把这一天定为“蝴蝶会”。年年岁岁蝴蝶会，白族青年男女都要来泉边唱歌、跳舞，纪念阿龙和阿花(另一版本传说的主人翁分别叫雯姑与霞郎)。

另一个传说讲的是白族民间英雄杜朝选。传说在很早以前，神摩山出了一条蟒蛇，它经常危害周围村民，还抢了一些少女到洞里侍奉它。路过这里的猎人杜朝选决心为民除害，他凭着勇气和智慧，在两个遇难少女的帮助下杀死了蟒蛇。两个少女为了报恩，执意要嫁给他。但杜朝选志在远方，没有答应，两个少女便跳水潭而死，以示她们坚贞的爱情。杜朝选后悔不迭，也跟着跳进了水潭。此后，潭中即飞出三只彩蝶，随之引来万蝴蝶围绕这三只彩蝶翩翩起舞，久而久之，人们就把这个水潭称为蝴蝶泉。据说神摩山的山管里还有毒蛇洞址和少女们洗过衣裳的洗衣石。

应该说贬谪云南的明代状元杨慎，是最早吟咏过蝴蝶泉的诗人，他为嘉靖五年(1526年)写下《蝴蝶戏珍珠花》：“漆园仙梦到销烟，栩栩轻烟袅凤烟。九曲金针穿不得，瑶华光碎月中天。”明代白族著名学者李元阳在《游洱海律律二十四韵》长诗里，也吟诵过蝴蝶泉的诗句：“榆河三百里，一望景无边。趁此风和日，招呼客上船。胜赏珊瑚树，幽栖蝴蝶泉。鸡岩峰岩崩，渔洞水潺湲。”

无独有偶，清代乾隆年间举人、大理回族诗人沙琛，也曾写过《上蝴蝶泉》一诗：“迷离蝶树千蝴蝶，衔尾如缨拂翠崖。不到蝶泉谁肯信，幢幡幡盖蝶庄活。”清代光绪年间进士、昆明籍人氏王坤也吟诵过一首《蝴蝶泉》：“仙衣遥寄蕊官枝，长似晴窗晒粉时。露露圆成珠错落，东风剪出玉玉差。春融香国庄生梦，光辟瑶华谪使诗。云弄峰前泉照影，游蝶无自判雌雄。”

当年郭沫若先生听了关于蝴蝶泉的传说，还专门以雯姑、霞郎为男女主人公，写了一首以他们的爱情故事和悲剧神话为创作元素的长诗，诗中写了雯姑、霞郎受恶势力迫害、追捕，双双殉情跳入无底潭化为蝴蝶，无底潭变为“蝴蝶泉”的传奇。而今蝴蝶泉后的神摩山上，建有一座望海亭，亭顶四周即绘有雯姑、霞郎的图画故事，可供游人细细品味阅读。

从古至今，在大理一带的各族人民心中，蝴蝶泉就是一处象征忠贞爱情的所在。每年的农历四月十五蝴蝶会，四面八方各族青年男女都要来蝴蝶泉边唱歌、跳舞、跳霸王鞭，真可谓“蝴蝶泉水清又清，丢个石头试水深”，用歌声寻觅意中人。

海仙报春里的乡愁

□ 姚静

初夏，我的微信朋友圈被一片海仙报春的花海刷屏。我才知道在我生活的地方——漾濞县苍山西镇也有海仙报春。原来海仙报春一直生长在附近的山野，我意外又惊喜。

海仙报春，是一种喜在山野湿地或小溪边生长的野花。我从小就熟悉它，像是一个儿时伙伴，对它心里有一种旧日眷恋。海仙报春是多年生草本植物，它们成片聚生，摇曳成海，花开时节灿若落霞。

高原春晚，它名为报春，却在初夏时节开放。

儿时故园，四面环山。那些山仿佛被一把硕大无比的刀切割过，山体上有道道沟谷。沟谷里有清澈闪亮的溪水奔涌而出。溪流到山脚开阔处会平缓下来，在这里拐一个弯，在那里绕一个圈，慢慢沉淀出一大片一大片的水洼湿地来。水洼湿地里长着葱茏的草，也长着各式各样的野花，海仙报春便是其一。那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百度，许多花草的名字人们都不知道，只见海仙报

春盛开的季节。看到微信朋友圈里有人发出海仙报春的照片时，真是喜出望外。我立刻驱车出发，去看海仙报春。

我想我对海仙报春的爱是独有的一份吧，我是带着从前的记忆来看它的。“水红花”，我在心里轻唤，只见它的花枝轻轻摇曳一下，像是听懂了。我已两鬓斑白，水红花依旧是如前的模样，花心里金色的小五角星依旧闪闪烁烁。我凝神细看眼前的海仙报春，在它们摇曳的花枝上寻找儿时的自己。我是那一个穿着塑料凉鞋踩过水洼，去采摘水红花的小女孩啊。花草树木枯荣有序，岁岁轮回，而人却是渐渐老去，没有返老还童的路。那就多给我几个动人的瞬间吧，比如此刻，我和一朵曾经叫作“水红花”的海仙报春无言对视。

这一片海仙报春面积不大。它们在一个水塘边散开，有的地方疏朗，有的地方密集，高低参差，一片水灵灵的紫红蔓延到山脚边去。在初夏浓郁的青绿中格外醒目耀眼。

我没有想到在异乡的天空下会盛放着一片故乡的花。我与海仙报春数十年未见，再相见却没有相隔的陌生。

春盛开的季节。看到微信朋友圈里有人发出海仙报春的照片时，真是喜出望外。我立刻驱车出发，去看海仙报春。

我想我对海仙报春的爱是独有的一份吧，我是带着从前的记忆来看它的。“水红花”，我在心里轻唤，只见它的花枝轻轻摇曳一下，像是听懂了。我已两鬓斑白，水红花依旧是如前的模样，花心里金色的小五角星依旧闪闪烁烁。我凝神细看眼前的海仙报春，在它们摇曳的花枝上寻找儿时的自己。我是那一个穿着塑料凉鞋踩过水洼，去采摘水红花的小女孩啊。花草树木枯荣有序，岁岁轮回，而人却是渐渐老去，没有返老还童的路。那就多给我几个动人的瞬间吧，比如此刻，我和一朵曾经叫作“水红花”的海仙报春无言对视。

这一片海仙报春面积不大。它们在一个水塘边散开，有的地方疏朗，有的地方密集，高低参差，一片水灵灵的紫红蔓延到山脚边去。在初夏浓郁的青绿中格外醒目耀眼。

我没有想到在异乡的天空下会盛放着一片故乡的花。我与海仙报春数十年未见，再相见却没有相隔的陌生。



随手拍



廊道弦音

拍摄时间：5月5日
拍摄地点：洱海生态廊道
作者：王子文